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丛林深处的精灵

布朗族

李旭著

高发元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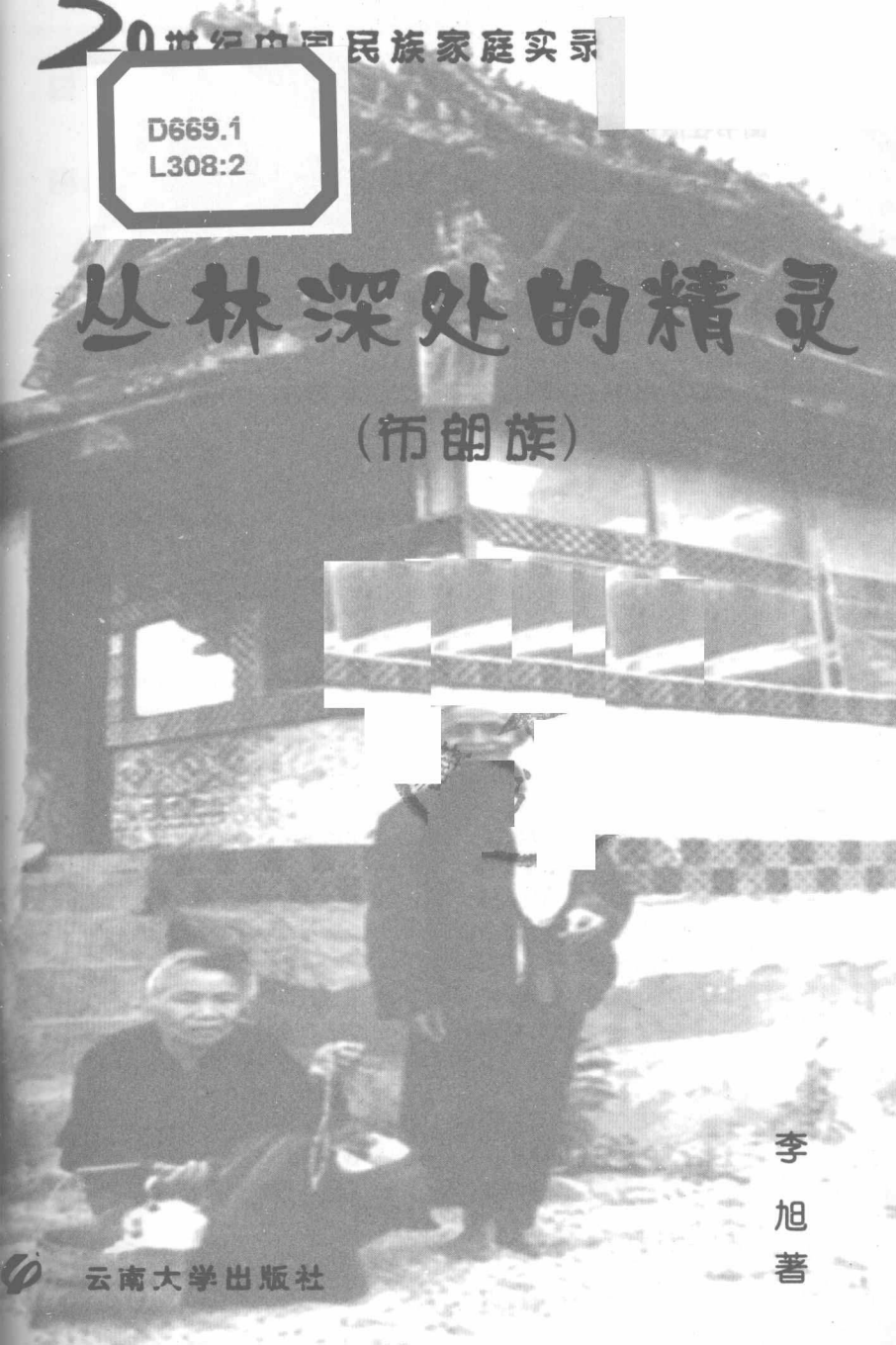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D669.1
L308:2

丛林深处的精灵

（布朗族）



李旭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第二集/高发元主编．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9
ISBN 7-81068-335-7

Ⅰ.2… Ⅱ.高… Ⅲ.家庭生活—社会调查—中国
Ⅳ.D6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59470号

编委会：

主　编：高发元

副主编：施惟达　邓启耀　卢惠龙　周鸣琦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邓启耀　卢惠龙　肖　芒　周鸣琦

施惟达　高发元　莫贵阳　戴　抗

总序

串起世纪民族文化之链

高发元

大约在110年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公开断言："印第安人部落民族文化生活在美国文明的影响下正在日渐衰颓，他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也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搜集的事实，再过几年之后即将无从发现。"为了纠正自己的学术视觉，也为了解决一个代言人的资格，他做了原住民部落的养子，他破译了鲜活的原住民生活之谜，并对那里的文明进行了透彻的阐释。然而，非常不幸，摩尔根的预言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古印第安文明已成为历史上光辉的绝唱，使美洲大陆的主人印第安人只能在保留地，在白人文化的覆盖下喘息，那些印第安青年人为标明自己的印第安身份，在村寨旁竖一根图腾柱，或在衣服上画一只乌鸦，只有这么一点干巴巴的文化了。他们的语言、宗教、习俗都已灰飞烟灭，辉煌的传统文化成为遗留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梦，一个冷冰冰的梦！并且永远无法破译那一个遥远的梦境。今天人们要理解印第安文化，只能去读一读《古代社会》，万幸摩尔根还给世人留下这么一道暗夜中的星光。

又一个世纪即将结束，新世纪即将降临。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新的商业文明席卷着每一个角落，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的革新，使人感叹地球成了一个村庄，那就是"地球村"。世界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

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大冲撞、大调适、大突变和大融合之中，难免有浮躁、阵痛、裂变。在这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时期，如果抓住了机遇，就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否则，就会失去自己，也就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一）

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记下了他采访一位部落首领的经历，那个首领告诉他："起始之初，上帝赐给每人一只杯子，杯里装着泥土，他们从杯中吸取生命的养分。他们都浸泡在水中，但他们的杯子各不相同。现在，我们的杯子已经破碎，它已消失无踪了。"我们的杯子破了！这可以说又是一个黑色的箴言，他说的是，与生命本身，他的民族的信仰、价值相关的整个结构的坍塌。也许，他们的杯子破了之后，会有其它的杯子替换，但是，所盛的生命之水已经丧失，无法弥补了。今天，有许多专家、学者在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也有人在大声疾呼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就在四年前，丽江大地震之后，有纳西族学者断言："房屋坍塌尚可重建，文化消亡无从复活。纳西东巴文化已出现断层，21 世纪很可能再没有东巴。"不注意保护，过度的开发，掠夺式的经营，已使各民族的文化都在出现断层，每天都在流失。仅仅是呼吁、呐喊，已经无济于事，只在书斋里研究，没有办法留住正在失去的文化。多年前我们就在尝试一种做法，我们主张走出书斋，关注世纪之交纷繁复杂的社会人文事实，到带着泥土味的民间田野去。真实的知情者就是生活者，从生活者那里采撷留下沾满了尘埃、染满了烟草味的第一手资料，主张脚到、手到、心到，用生动、真实、传神的文字及图片，留下我们的所见所闻，包括正在发生着的变迁。因为我们无意于做某个民族的救世主，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淋漓尽致地写透，我们只能选择一扇极小的窗口来透视，至少把我们的见闻留给后人，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几年前，我们撰写出版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的《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获得成功，书中描述的是云南 26 个民族女性角色，也是由男女两性为基本要素构成的家庭的一半。今天，我们又从中国 56 个民族中，各选择一个家庭为对象，撰写约 300 万字的《20 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这是过去工作的继续和发展。我们相信，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或对一段历史的评说，会带有时代的印迹和个性倾向，但对一个家庭的真实记录却可以作为永恒的参照。这套书不是家庭史、不是家庭回忆录，是以记者的敏锐捕捉沉落的素材和细节、以学者的功底去观察分析、以作家的手笔去抒写，将深奥的、理性的学术观点，隐藏在随意的寻常道白之中，让读者在欣赏故事中明白人类学的知识、生活的内涵及

社会的发展变迁。

（二）

实际上，中国的少数民族，除了很少一部分有文字记录着自己的历史文化外，绝大多数民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许多历史文化是通过口头传承而进行，这也可以说是该民族的一种口头实录。他们的传统文化骨血、文化根脉，是通过一代代人传递接力棒一样传记下来的。无论对历史、宗教还是自然万物，无论对道德、伦理还是思想体系，都是通过记忆来完成的。歌声、故事、传说是他们记录历史、传播知识、表达思想、交流情感的工具。这些歌谣、故事，也只能属于这样一些大自然的子民——他们在广袤的大地、浩瀚的海洋、茫茫的雪域、苍凉的沙漠、雄峻的高原、深邃的峡谷、平静的草原之中，从那里诞生了凝结着浓浓生活情、深深历史恋的歌，诞生出生存方式和对世界的理解，那些歌不是唱出来的，是流出来的。

就以“我们从哪里来？”这样一个关注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而论，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答案。有许多民族，诸如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民族都有一部部自己的迁徙史诗。在那一条条跋山涉水的遥遥路途中，留下了血和泪，留下了子孙，留下了爱情，也留下了关于生与死的歌唱。每到月明星疏时，那些飘逸而高远的天籁之音牵动着人们的心魂，在历史弯弯曲曲的河道上徘徊、辗转，使人们觉得星球和宇宙也同样在长途跋涉。

众所周知，许多民族是以“听觉文化”作为文化特征的，而不是视觉文化。他们无不以口述的神话、传说、故事，同步入发达社会的大众传媒为交流工具的现代文化相区别。那些为整个民族所共有的创世神话、部族起源、英雄史诗，包括童话故事，都是这个民族对世间万物（包括自己）的理解、解释，可以说是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一种集体意识的“隐形文本”，有人说那是一笔“无形的文化资产”。譬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玛纳斯》、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崇搬图》、景颇族的《司岗里》等等，几天几夜的说唱吟咏中，贯穿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生命意识，一种颤栗心魂的诉说欲望，一种难以表达的交流渴望，那里面不仅仅是直白，还有诗、有歌、有吟诵、有感叹，里面灌注着大地的年轮，是生命的启悟，是道说不尽仍要说的“天问”。我们将这些丰厚的文化底蕴，珍贵的史实，在《家庭实录》文本中得到体现。既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我们就从细胞着手，来窥视每个民族，窥视整个社会，有的甚至还能串起整个民族历史的构架。以实录一个家庭生活，提供一个管窥民族内心的窗口。相信再

过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一个作者再写同一个家庭，那时，感慨的可能不仅仅是作者了。我们能否把遗落在岁月流沙中的珠贝一粒粒捡起，用家庭生活这根丝线穿好，结成一串，那么，历史、或者说正在发生的历史、以往的岁月、变迁中的心迹、文化的消失或另一种文化的诞生，不都在里面了吗？我们正在努力这样做！

（三）

有一位印第安作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寻回被盗去的声音》，文中说："我不认为只有印第安人能写印第安人。但是你们不能偷走我的好事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自己的。你们不能偷走我们的精神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的，这是北美洲的历史！被盗走的财富、被盗走的生命、被盗走的梦想、被盗走的灵性。如果你们的历史是文化统治的历史，你们必须认识清楚并且对这段历史讲真话。"这位作家所谈的关键是一个阐述权的问题。就以美国为例，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形成固定模式的"西部故事"，在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到大量对印第安生活素材的盗用，对他们习俗的恣意扭曲。这些作品中所透露的都是殖民者的历史叙述，是完全以白种人的文化视觉去衡量的，所以，得出的结论不会是公允的、客观的、真实的，这就涉及到一个视点及文化心态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类学是通过著述文化来促使不同文化或学术间相互理解为基本出发点的，由于独特的田野工作性质，其真实性应该是它的生命，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应该是"生物人"或者"数字人"，不是标本和数字化的存在，而应该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社会人，这要求作者要站在当地人的立场叙述当地人的生活，而不是照搬一种模式，或是"先入为主的框架"。所以，在这套丛书中，有不少是本民族的作者写本民族的家庭，甚至还有一些作者直接就写自己的家庭，写得很精彩，写得更贴近生活的本真，从心理、文化、情感和细节的掌握上，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作者的文化背景及思考贯穿于字里行间，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许多文化积淀。这就避免了以往人类学作业中出现的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触而不觉的弊端。这些作品中，作者的叙述是真实而客观的，文字是朴实而有感觉的，材料是第一手而原汁原味的。我们说过，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是对一种人类学文本的实验。我们相信，只要是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只要我们真实地记录了、思索了，就不会被岁月的流程所淹没，至少会留下各民族家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轨迹。

目 录

	前言	1
一、	前往布朗山	3
二、	在山岳丛林深处	6
三、	岩宰香一家的一天	19
四、	闲适的农耕狩猎　自给的家庭经济	29
五、	浪漫的串姑娘　奇异的望门居	39
六、	世俗化的宗教　自然性的崇拜	49
七、	传统犹存的大家庭	59
八、	亲密无间的家庭成员关系	67
九、	美好的平等　平等的困境	70
十、	瓦解中的大家庭	81
	结 语	90

前 言

布朗族岩宰香一家祖祖辈辈已在云南西双版纳布朗山居住了连他们自己都早已 记忆不起的年代。对这些单纯、质朴的山居民族来说，过去纯粹就是过去。他们一家40口人最为关注的就是如何把田地种好，猎到些可口的野味，能使自己的日子 红火起来，使逐渐长大的孩子们从大家庭的荫庇之中获得一份强有力的支持，从而 能够分家自立。以往原始生活的庞大家庭已难以维系下去，因为他们根本计算不了 那么多人的经济账，更无法坚持他们最为崇尚的分配平等，虽然绝对的平等依旧是他们安居乐业、幸福满足的支柱。在那片生生死死实在太频繁太普通太司空见惯的 热带原始丛林深处，岩宰香一家和他们的同族同胞过着轻松活泼、纯朴简单、平平

和和的自然日子，同时还拥有对他们来说很世俗化也很可靠的信仰，其它的一切就是奢侈和多余了。

我可以断言，探访了解布朗族家庭，跟他们一起生活，是件很有意思很令人愉快也很令人难以忘怀的事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一、前往布朗山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布朗族与佤族、德昂族和克木人是近亲，他们的祖先在 中国古文献上先被称之为“哀牢人”，后又被称之为“濮”，后来在数千年间的演变过程中，由于频繁的迁徙和长期的离异，才形成了不同的族群。跟云南省的大多 数少数民族不一样，他们的语言属南亚孟高棉语族。

布朗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西南边疆，沿澜沧江中下游两侧的山岳地带一直散 布到缅甸的东部地区，至今，在与中国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相邻的缅甸一侧，还有数万布朗族居住。近几年，境内外的布朗族来往交流愈来愈 频繁。还有人借探亲访友之名经由缅甸到经济较为发达的泰国做工。

在1982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人口数字就没有准确的统计，但粗略 估算下来，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布朗族应该已有 8 万多人。其中，有 3 万多人分散性地聚居在云南大理州的南涧县、临沧地区的云县、双江、永德、耿马、镇康县和思 茅地区的澜沧、墨江县，他们有的自称“乌”，有的自称“娃”或“阿娃”，汉族 和其他民族则一般称他们为“蒲满”。由于长期与汉族、白族等相与为邻，这些布朗族已较少保留其民族特性了。

其余的布朗族绝大部分集中聚居在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境内的布朗山，自称即为“布朗”。这一带地区山岳起伏，丛林密布，向来是云南西南边疆的天然屏障，那些保持浓郁而原始的民族风情的布朗族，很久以来就在这片山岳丛林深处开发、劳 作、生息、繁衍。

过去，布朗山由于地处边远，气候湿热，蚊虫成群，再加上生活贫困落后，卫 生条件差，痢疾、疟疾、伤寒和其他瘴疫肆虐横行，令人闻而生畏，望而止步。山里山外，似乎成了两个不相干的世界。

现在，已修筑有一条山区土路通往正发生变化的布朗山。布朗山那云雾笼罩、 阴翳蔽日、兽虫出没的世界被划开了一条口子。

1995年7月下旬，我从勐海县城乘长途公共汽车出发，沿新铺设成柏油路的通往中缅 边境口岸打洛的公路向南行驶了32公里，就岔上一条土路进入了布朗 山。经巴卡龙的陡险旧路已被放弃不用，80年代末期新修的山路由南很就转向曼果和吉良，顺一条山箐迂回着伸往布朗山深处。才离开柏油路不一会 儿，车子便置身于莽莽原始丛林之中，到处是生命的原色——绿色；到处是茂

密的、难以叫出名称的植物，遮天蔽日，无法涉足。直伸展到路面上的树枝不停地抽打着车窗，不时还可以看到一丛丛、一枝枝美丽无比的花朵。清凉澄净的空气中不时飘来阵阵鸟儿动听的鸣啭，鼻子随便抽动一下，都能嗅到纯正馥郁的花香。在向来以“植物王国”著称的西双版纳，现在已很难见到保存得如此完好、如此原始的热带森林了。

很显然，布朗山仍是一片尚未被人类大肆开垦、任意改造的处女地。跟傣族生活的大片平坝地区迥然不同，布朗山的一切都在显示着，她是另一个天地，她拥有另一种自然生态环境。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的布朗族家庭究竟有着怎样的组织结构和习俗面貌呢？

二、在山岳丛林深处

沿崎岖的山路蜿蜒上升，到“90”公里里程碑处，便可望见青翠的山岳平台上的勐昂寨，那是布朗山乡政府所在地。布朗山是勐海县最为遥远的一个乡政府。乡政府后面，隔一条山箐，丛林环抱着一片灰蒙蒙的鳞列的竹楼。在路上背柴走的老乡告诉我，那便是布朗人的村落所在，叫新曼峨。还在勐海县上时，经老县长罗世金的热心介绍，我找到了刚从布朗山下乡回来的原布朗山乡党委书记、现担任县人大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岩坎章。他本人就是布朗山的布朗族，可以说对布朗山了若指掌。听了我的调查设想和要求，他略想了一下，便建议我去新曼峨的岩宰香家，他甚至马上就给我数落出了岩宰香一家的成员及其大致情况。岩坎章让我深信，新曼峨的岩宰香一家就是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布朗

族，那就是我要寻找的布朗族家庭。

在乡政府联系好有关事宜，便由乡民政干事岩苏应带我前去新曼峨的岩宰香家。在寨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简陋的寨门，它同时还是桥和凉亭，可供路人遮风避雨和稍事休息。布朗人向来很乐于做这样的公益事情。

粗略看去，布朗族的村寨格局和建筑式样与傣族的很相象

粗略看去，布朗族的村寨格局和建筑式样几乎与傣族的并无二致。村寨建在水 源丰富的山坡上，有一丛丛婆娑的凤尾竹和各种果树簇拥着竹木结构的干栏式楼房。长期以来，布朗族已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邻近的比较先进也较为强势的傣族文化的影响。过去，他们曾处于山下傣族土司的统领之下，傣语也成了这一带通用的

公共语言。这一带的布朗族大多能听讲傣话，并以此为自豪，并不觉得自身的民族 文化受到侵袭。从这点上看，布朗族并非完全封闭型的民族。但在一些方面，他们 仍保持着自身的原样。他们还坚持讲说自己优美动听但发音较难的语言，他们崇奉他们勤劳质朴的祖先并恪守祖先传下的许多传统，他们仍过着相对来说还比较传统的生活。

在村寨里穿行的时候，不时碰到三三两两的老乡下田去薅秧，他们欢快地跟岩苏应打着招呼，同时好奇地看我。岩苏应告诉我，他们中的一些人便是岩宰香家的。他们大多受过小学教育，已能够比较流畅地讲说汉语。这无疑将会大大有助于我的工作。

我们不请自至，沿木梯登上了一座竹楼，它就位于村寨最后面的山坡上，据说 是新曼峨最大的一座。像傣族的竹楼一样，布朗族的竹楼也是楼上住人，下层关养猪、鸡、牛等家畜家禽，并整齐地堆放着柴禾和农具，还安置有舂米的木臼和脚锥。踏上楼梯，楼梯口一侧是凉台，那是洗晒衣服和妇女们梳妆打扮、老人们休息的地 方，有时也用来晾晒布朗族最大宗的经济产品——茶叶。屋檐下还竖着几只盛水的大竹筒和铁皮桶以及几只腌制咸菜的陶罐。我们推门而入，眼前一片昏黑，只见火 塘里红乎乎的，还有一簇火苗在闪烁，火塘上放置着一只铁三角架。待眼睛适应了好一会儿，才看见屋里有几个黑漆漆的人影在晃动，原来只有岩宰香夫妇两个老人和几个小孩子在家，其余的人都下田干活去了。

精精瘦瘦的男老人岩宰香起身让我们坐在火塘的外侧，他自己坐在火塘里侧的上方。听说我是远道而来的

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